

单

身

逃

亡

王心丽 著

新爱情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



王心丽 著
单身逃亡

I247.5
W53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

ZL179167

1826

(苏) 新登字 007 号

单身逃亡

作 者：王心丽

责任编辑：孙金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淮海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2

字数：170,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3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544-1/I · 523

定 价：4.95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诗卓用废报纸揩画笔上的油彩，一只苍蝇落在他的手背上，他狠狠地将它挥去。苍蝇嗡嗡地绕了几个圈又落在他面前的大幅油画上。苍蝇好奇地爬到裸体女郎的脸上。诗卓感到自己脸上痒兮兮的，又把苍蝇挥去。苍蝇无奈地落在地上那堆废纸上。

眼前这幅画他画了很长时间了，初春的时候开始，这会儿夏天都快过去了，还没有画好。

画上的女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惺忪的双眼，下挂的嘴角，懒洋洋的四肢，沉甸甸的乳房，活像一个熟透了采下来又放了一个星期的果子。

电话响了，诗卓放下手中的画笔，跨过面前那堆废纸去接电话。他拿起听筒问道：“谁？”

他倾听电话里的人说话。装璜公司的小老板请他下个星期去帮一家歌舞厅搞内装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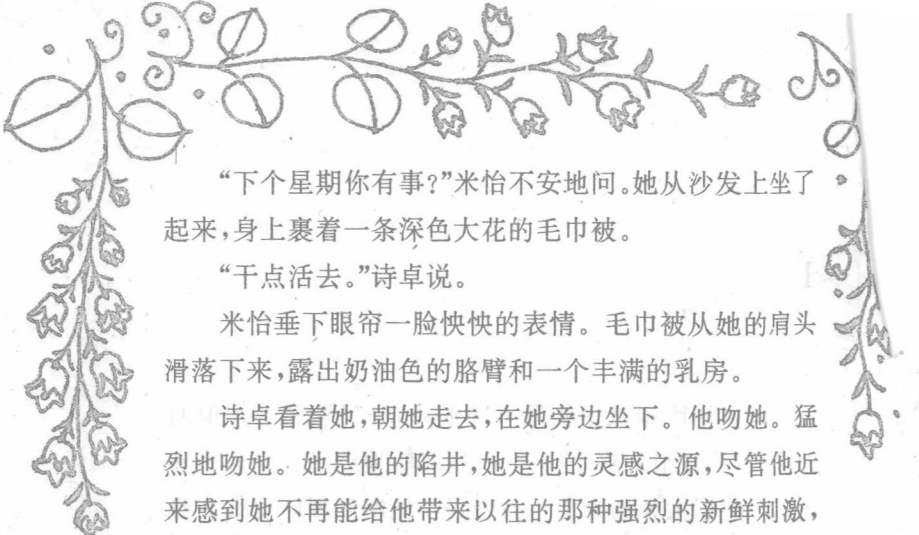
“能不能再带一个人去？”他问。

对方问：“是央央吗？”

他沉下脸说：“是。”

对方热情地说：“非常欢迎。”

诗卓放下电话，瞥了一眼放在工作台上的手表。



“下个星期你有事？”米怡不安地问。她从沙发上坐了起来，身上裹着一条深色大花的毛巾被。

“干点活去。”诗卓说。

米怡垂下眼帘一脸快快的表情。毛巾被从她的肩头滑落下来，露出奶油色的胳膊和一个丰满的乳房。

诗卓看着她，朝她走去，在她旁边坐下。他吻她。猛烈地吻她。她是他的陷阱，她是他的灵感之源，尽管他近来感到她不再能给他带来以往的那种强烈的新鲜刺激，但他还是无法摆脱她。只要看到她，他就觉得自己走进了迷宫。

米怡纤柔的指尖拨弄着他的头发。他习惯了这种安慰。

“下个星期我就不来了？”她仰望着他，有点凄楚地问。

他低着头避免目光和她相遇。

他抚摸她，像是抚摸一件艺术品。

“嗯？”她问他。

“好的。”他轻松地说。随后又补充：“晚上九点钟以后，给我挂电话，我在，你就过来。”

显然米怡对他的回答还是不满意。他把脸贴在她的胸脯上，亲了亲她说：“不就一个星期嘛。”

“一个星期……”

她推开他端坐在沙发上。

他喜欢她这种无所谓的自然状态。但是他没有画过



这种姿态。这种姿态能挑起所有男人的欲火，过于色情。

“帮我把衣服拿来。”米怡说。

诗卓站起来走到屏风后面从衣柱上取下米怡的连衣裙和绣花胸衣，给她递了过去。

“我的短裤。”

诗卓又从床头柜抽屉里拿了一套白色的三角裤给她。

米怡掀开毛巾被先穿上胸衣，后穿上短裤，赤着脚踩在地毯上站着套上了连衣裙。

她把背转向诗卓，诗卓帮她拉上了背后的拉链。

米怡从沙发下面找出拖鞋，套上。怠倦地走到镜子前垂着手臂茫茫然地站立着。

诗卓把梳子递了给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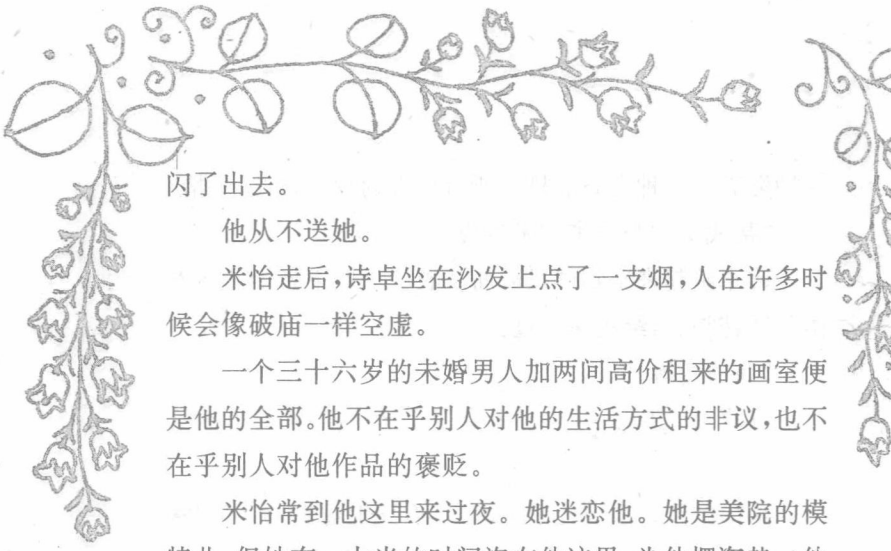
“马上你有事？”她敏感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诗卓说谎。他也知道她知道他在说谎。但是有时候说谎是很必要的。特别是对女朋友。她们内心敏感，说谎能使她们得到暂时的安宁。

他看米怡梳头。看她把头发拢在脑勺后面，看她往头上别上一只深蓝色的发卡。

米怡完成了一系列梳妆打扮的动作。他搂住她又轻轻地吻了一下。他抚摸着她的腰像是抚摸一只温顺的大猫。

她挣开他，朝镜子看了一眼，理了理被他弄乱了头发，拎起她的小提包，哀怨地一笑说：“我走了。”便拉开门



闪了出去。

他从不送她。

米怡走后，诗卓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，人在许多时候会像破庙一样空虚。

一个三十六岁的未婚男人加两间高价租来的画室便是他的全部。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生活方式的非议，也不在乎别人对他作品的褒贬。

米怡常到他这里来过夜。她迷恋他。她是美院的模特儿，但她有一大半的时间泡在他这里，为他摆姿势。他和她之间没有经济协约，也没有感情协约，她是自愿呆在他这里的。米怡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看得出来，刚才她不乐意离开他。她能恰到好处地克制自己。就是因为她有这么个优点，他和她的关系才维持了这么长时间。过去他也有过女朋友，她们都企图控制他。他一旦发现女人有这样的企图就坚决和她们决裂。

下个星期，他要和央央在一起。

央央是个小姑娘，今年二十岁。两年前他在美专兼课时认识的。

他恋着她。这个星期她没有来，他的情绪一直低落。

诗卓把半截香烟在烟灰缸里按灭，站了起来走到镜子前，拿起刚才米怡梳头的梳子刷着那头长长的自然鬈曲的头发。他曾在一份什么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常识介绍：留长发的艺术家，艺术感觉特别细腻。他摸着自己的大鬓角，凡是和他交往过的女人都为他的鬓角而动心。



在他看来艺术感觉和头发长短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有关系，那些长头发的女人岂不统统成艺术家了？

“今天晚上我要和央央在一起。”他愉快地想。

镜子里的男人也满脸愉快的表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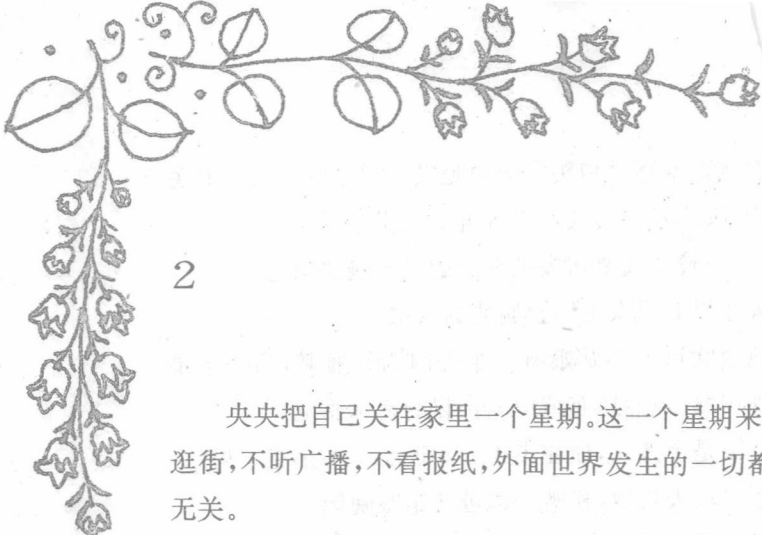
他喜欢这个小姑娘有一半是因为她怪僻，另一半是因为她可怜，当然还有纯情和神秘的艺术感觉。

央央是个孤儿，住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。

他这就去找她，和她一起进餐馆吃晚饭。

她的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真叫人难忘。





央央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星期。这一个星期来，她不逛街，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，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无关。

自从那天亲眼看见诗卓和米怡像野兽一样地在地毯上打滚，她就被漩进了一个很深的感情圈里不可自拔。可恨的是他们连门都没有锁。其实她早就猜到他们那样的，只是她不愿意承认现实。

米怡光着身子是常事，她是职业模特儿。但是诗卓——他的文雅，他的风度，他的才华，总之他的好形象全在地毯上滚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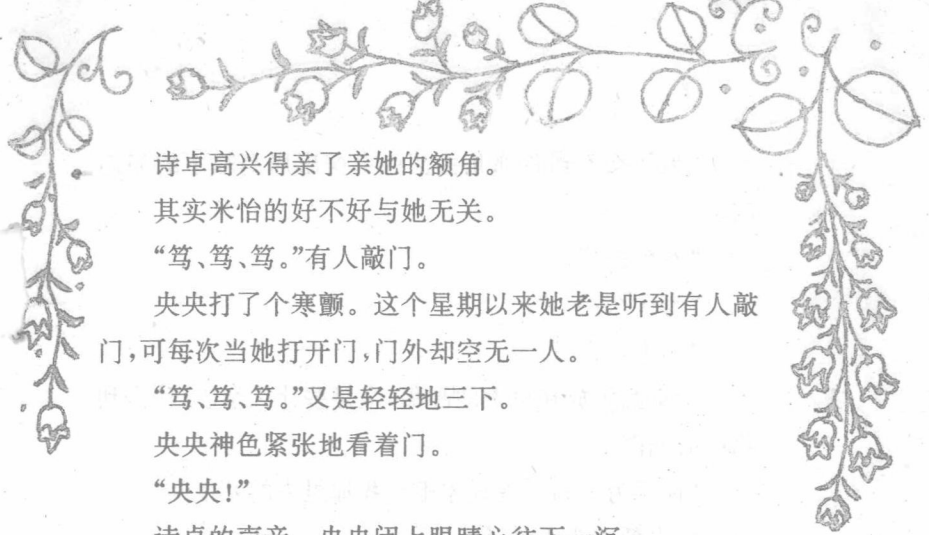


央央伤心透顶，她的心缩成了一团，脑子里像一盆没有调开的糨糊一样乱七八糟。她爱诗卓，不愿意把他往坏处想。她恨他和米怡那样。

没有办法，米怡是个大美人，凡是和米怡见过面的男人都会赞叹她的美。何况诗卓天天看着米怡的身体。

半年前诗卓问她：“你觉得米怡好吗？”

央央实在不知道米怡有什么好的。但是诗卓很专断，凡是他认为好的，他也要别人认为好。她就顺着他的意思说：“好。”



诗卓高兴得亲了亲她的额角。

其实米怡的好坏与她无关。

“笃、笃、笃。”有人敲门。

央央打了个寒颤。这个星期以来她老是听到有人敲门，可每次当她打开门，门外却空无一人。

“笃、笃、笃。”又是轻轻地三下。

央央神色紧张地看着门。

“央央！”

诗卓的声音。央央闭上眼睛心往下一沉。

“央央！”诗卓又叫了一声，这声比刚才那声要响，要关切。

“进来！”央央含混不清地说。

诗卓推门进来，转身掩上门，然后走到她的面前，脸上挂着温柔到极点的微笑。这是他对她特有的微笑。

央央想站起来，可是她的身体发僵，仿佛被钉在了凳子上。

诗卓越是微笑，越是温情，央央的心里就越是难受。他的脸色疲惫，一副操劳过度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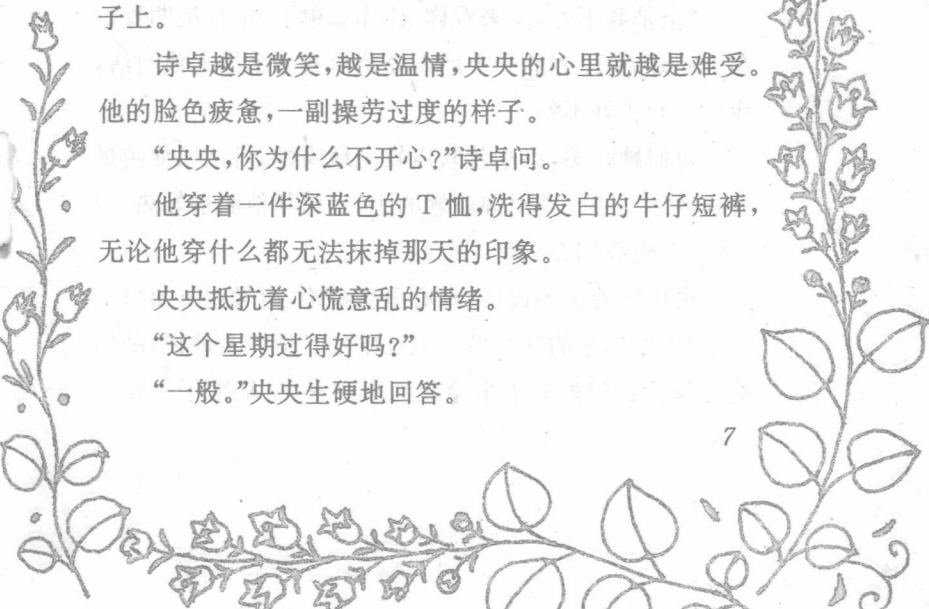
“央央，你为什么不开心？”诗卓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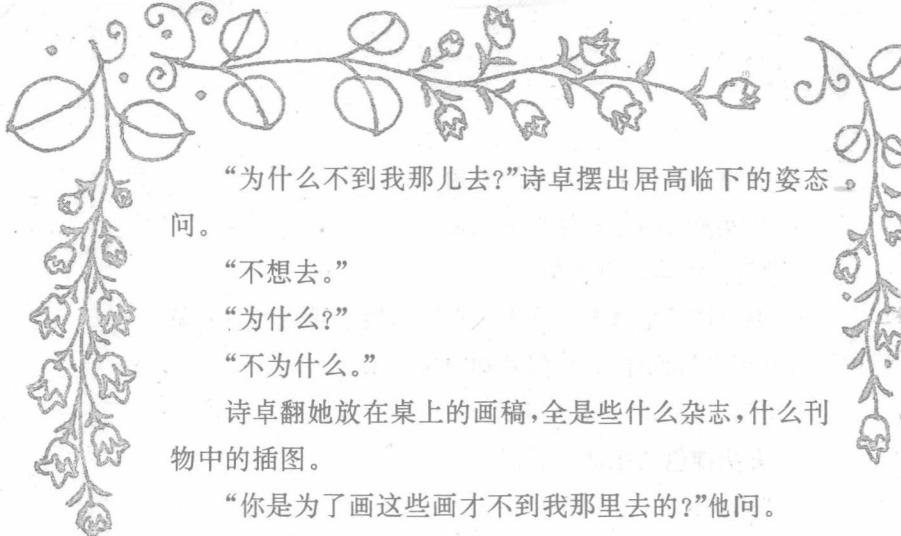
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T恤，洗得发白的牛仔短裤，无论他穿什么都无法抹掉那天的印象。

央央抵抗着心慌意乱的情绪。

“这个星期过得好吗？”

“一般。”央央生硬地回答。





“为什么不到我那儿去？”诗卓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。
问。

“不想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诗卓翻她放在桌上的画稿，全是些什么杂志，什么刊物中的插图。

“你是为了画这些画才不到我那里去的？”他问。

央央低着头不说话。

“我养你好不好？”诗卓有点动情地说。

央央的心像被毒虫蜇了一下，尖锐地疼痛起来。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央央，怎么啦，唔？”

诗卓把她长长的头发撩到耳后，轻轻地抓住她的胳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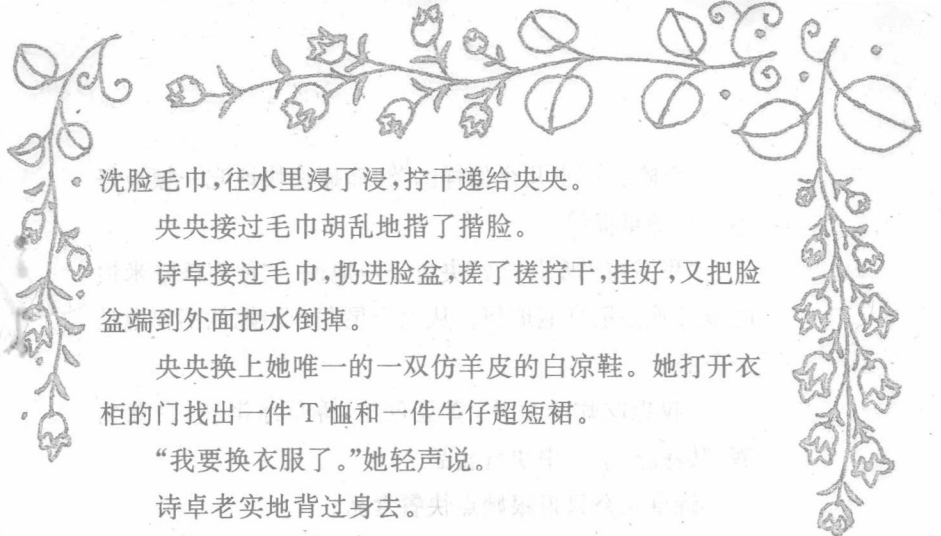
“全是我不好，没来看你，让你孤单了。下个星期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我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一个挣大钱的活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”

每回她一哭，诗卓就软声软语地哄她。可这回他越是这样她越心酸。诗卓握着她的手，她感到他的手好热。

“今晚我们在一起吃饭好不好？”

央央低着头不说话，她心里想拒绝，但又说不出口。

“你哭起来的样子像一只红眼猫。”他怜爱地说。随后他拿脸盆到门外放了半脸盆清水进来，又从绳子上拉下



洗脸毛巾，往水里浸了浸，拧干递给央央。

央央接过毛巾胡乱地揩了揩脸。

诗卓接过毛巾，扔进脸盆，搓了搓拧干，挂好，又把脸盆端到外面把水倒掉。

央央换上她唯一的一双仿羊皮的白凉鞋。她打开衣柜的门找出一件T恤和一件牛仔超短裙。

“我要换衣服了。”她轻声说。

诗卓老实地背过身去。

央央背过身去，脱下家常穿的旧连衣裙，套上T恤衫和牛仔裙。她穿好转过身来对诗卓说：“好了。”

诗卓转过身一脸二傻子一样的表情。

“哼，假装正经。”央央轻蔑地想。

他们一起走出了屋子。

“把门锁好。”诗卓提醒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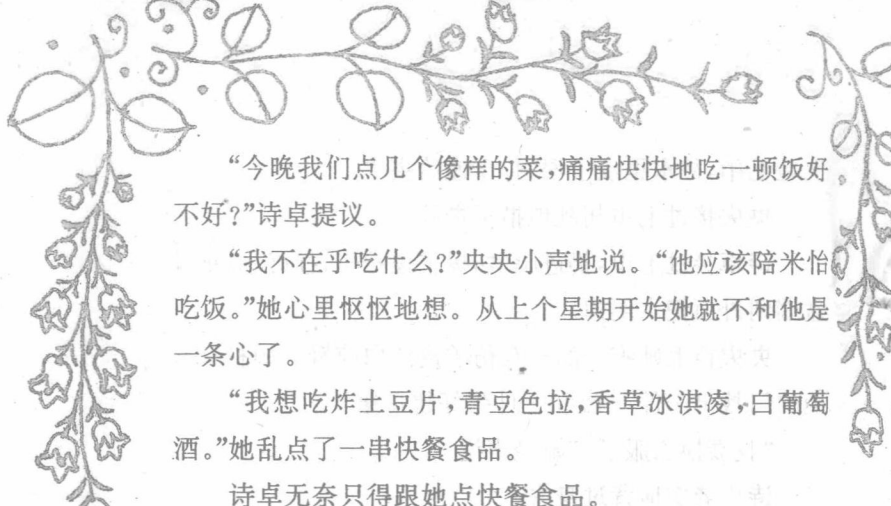
“知道。”

他们去的是老地方“黑猫”餐厅。

在楼梯转弯处他俩不约而同地朝镜子看了一眼，央央的目光和诗卓一相遇就躲开了。她觉得自己的模样挺惨，下巴太尖，眼睛太大，皮肤太黄，诗卓却显得别样风采，一看就知道是搞艺术的。米怡和他站在一起就像天生的一对。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令人丧气。

诗卓领着她在老位子上就坐。每次他们来都坐这个位子。这里可以看到广场的全景。

服务小姐送来了菜单。



“今晚我们点几个像样的菜，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饭好不好？”诗卓提议。

“我不在乎吃什么？”央央小声地说。“他应该陪米怡吃饭。”她心里怏怏地想。从上个星期开始她就不和他是一条心了。

“我想吃炸土豆片，青豆色拉，香草冰淇淋，白葡萄酒。”她乱点了一串快餐食品。

诗卓无奈只得跟她点快餐食品。

服务小姐刚走，她就对他说：“今天我们各付各的饭费。”

诗卓冷声冷气地说：“不行。”

餐厅里低低地播放着欧美流行音乐。希腊红歌星娜娜的歌声像一块抖动的软缎。央央在美专上学的时候，班上的男同学一度很崇拜这位女歌星。他们说这位歌星的声音绝对性感。米怡也是一个很性感的人。

“你和她也到这里来吗？”央央脱口而出地问。

“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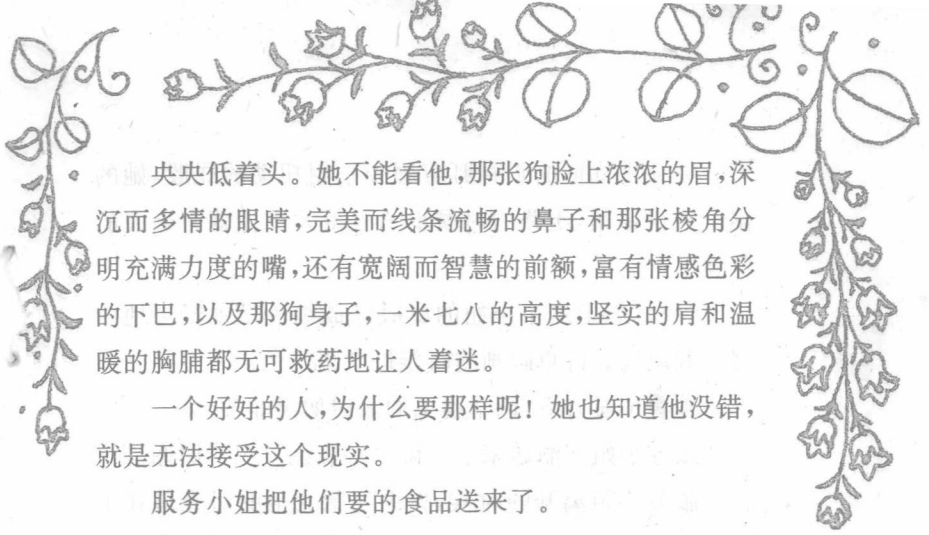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呗。”央央把脸转向窗外。

“我从来没有带她来过。”诗卓说。

央央痛苦地咬着嘴唇。诗卓带米怡来也好，不带米怡来也好，那是他的自由。她的膝盖开始发冷，感觉就像一滴广告色滴入水中，轻飘飘地向全身化开。

“我从来没有带她来过。”诗卓再一次解释。

“这是你的事。”她说。



央央低着头。她不能看他，那张狗脸上浓浓的眉，深沉而多情的眼睛，完美而线条流畅的鼻子和那张棱角分明充满力度的嘴，还有宽阔而智慧的前额，富有情感色彩的下巴，以及那狗身子，一米七八的高度，坚实的肩和温暖的胸脯都无可救药地让人着迷。

一个好好的人，为什么要那样呢！她也知道他没错，就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

服务小姐把他们要的食品送来了。

央央端起酒杯就喝。

“别喝得这么急。”他说，温情地注视着她。

“真不明白，像你这么大的人为什么不结婚？”央央迎着他的目光古怪地一笑。

诗卓转动了一下手中的酒杯用老调调说：“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和常人不一样的，是自由和孤独的天使。”他说完更加温柔地一笑，似乎在说，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许多遍了。

“你对每个人都这么解释是不是？”

“没有办法，他们和你一样不厌其烦。来，碰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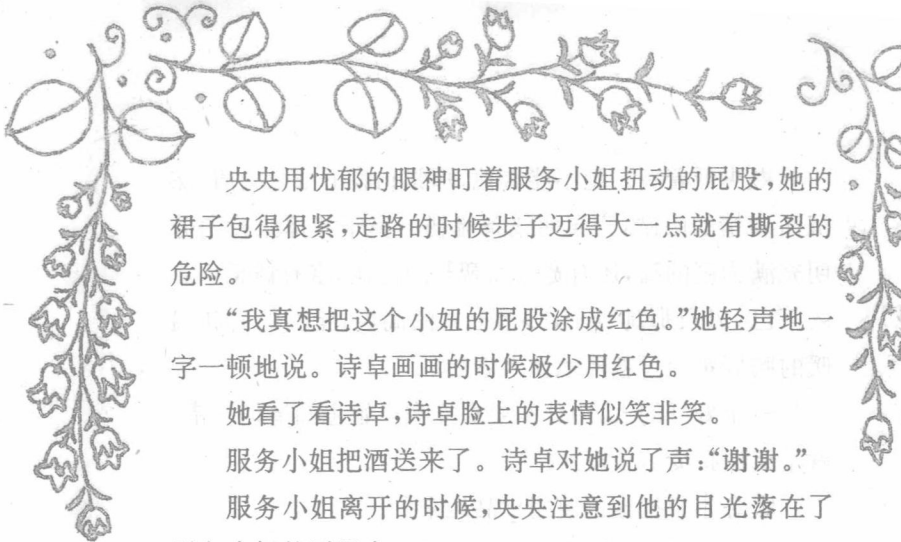
央央和他碰了碰杯，把酒一饮而尽。

“我还想要一杯。”她说。因为喝了酒她的两腮变得绯红，眼睛更黑更亮。

诗卓向服务台的小姐举了举手，小姐就过来了。

“再来两杯葡萄酒。”

“好的。”服务小姐干巴巴地答道，转身走了。



央央用忧郁的眼神盯着服务小姐扭动的屁股，她的裙子包得很紧，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大一点就有撕裂的危险。

“我真想把这个小姐的屁股涂成红色。”她轻声地一字一顿地说。诗卓画画的时候极少用红色。

她看了看诗卓，诗卓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。

服务小姐把酒送来了。诗卓对她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

服务小姐离开的时候，央央注意到他的目光落在了服务小姐的屁股上。

“很诱人是不是？”她玩世地问他。

诗卓似乎没听见她说什么，脸上的表情很专注。“他现在已经把她的衣服脱掉了。”央央想。她把新上来的两杯酒分别往自己的空杯子里倒了一些。把三只酒杯排成一排放在自己的面前。

“中间一杯是我的，旁边两杯是别人的，今天我要把这三杯都喝掉。”她对诗卓说。

“小心些，你会醉的。”

“嗨，我不怕。”央央大声说，引得旁边那对中年人都转边脸来看她。

“小声点，这里是公共场合。”诗卓提醒道。

央央端起中间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“现在我总算不冷了，刚才，我冷得像冰山似的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是不是感冒了？”诗卓关切地握住她放在桌子上的手。



“没有的事。”央央抽出手，用手抓炸鸡吃。

他呆呆地盯着她看。她感到他的腿在桌子下面碰到了她的腿。她让开他。

他从纸套里取出筷子递给她。

“我不要。”她赌气地说。

于是他就自己用筷子文文静静地夹东西吃。他低着头，那头松蓬的波浪似的头发遮住了前额。

央央拿起左侧的一只酒杯，她要把这些酒统统消灭掉。

诗卓把她右侧的那只酒杯拿到自己的面前。“你不能喝了。”

“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很能喝的嘛。”央央想到借酒消愁时的痛苦表情心里一阵阵刺痛。

诗卓在餐巾上擦了擦手，掏出烟盒，取出一支烟叼在嘴里，按了一下手枪打火机，烟就点着了。

“当一个人拿着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或是胸口开枪的时候，绝对悲壮。”央央看着他说。

诗卓眯起眼睛，吐出烟雾。

“他把自己掩盖起来了。”央央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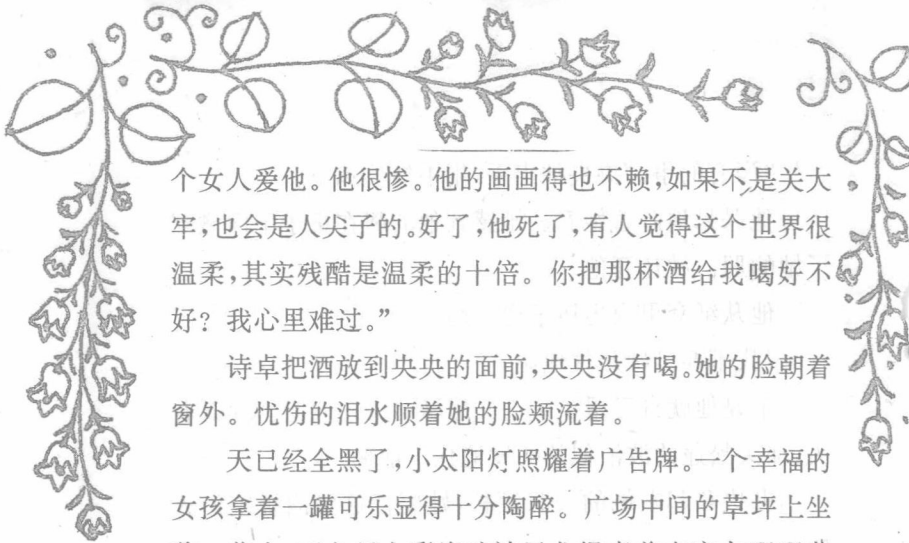
“问你一个问题，行吧？”央央用谈判的语调说。

“可以。”

“嗯——男人是不是不能没有女人？”

诗卓微蹙着浓眉不说话。

“我父亲比你坦白，他从大牢里放出来以后，没有一



个女人爱他。他很惨。他的画画得也不赖，如果不是关大牢，也会是人尖子的。好了，他死了，有人觉得这个世界很温柔，其实残酷是温柔的十倍。你把那杯酒给我喝好不好？我心里难过。”

诗卓把酒放到央央的面前，央央没有喝。她的脸朝着窗外。忧伤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着。

天已经全黑了，小太阳灯照耀着广告牌。一个幸福的女孩拿着一罐可乐显得十分陶醉。广场中间的草坪上坐着一些人，五六只七彩汽球被尼龙绳牵着在空中飘飘荡荡。

“如果我有刀就把那些绳子统统砍断。”央央恨恨地想。去年她从美专毕业差一点被分到广告公司。后来人家不要她了，她被分到了没有人要去的印染厂。印染厂又把她分到车间当检验员，她去上了三天班就和那个地方永远地告别了。他们是那一届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却被分得最差。宁可选择无业，也不选择屈辱。

服务小姐送来了两块冰淇淋，催促道：“要打烊了。”

央央抹掉了脸上的泪水，大口大口地咬着三明治，吃完了三明治又啃鸡腿。

远处的大钟敲了十响。

诗卓到服务台结了帐，十点零五分的时候，他们走出了“黑猫”餐厅。